



維港看雲

前幾天好朋友李會長轉發一篇內地網文給我，題目是「寫在李首富退休時的瞎扯淡」，問我有沒讀過，並囑讀後有時間上網點評幾句。剛好我在另一個微信群也看到有人在討論這篇文章，不少內地朋友點讚叫好。作者署名「江南憤青」，經驗告訴我，談香港問題的文章而得到內地網友喝彩，通常都帶有情緒化的因素，所以我閱讀興趣不大。李會長是愛國愛港社團的前輩，非常了解國情，轉發該文應該有他的用意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便打開一讀，哇！洋洋灑灑12560字，應該不會是普通網友手痕之作，好吧，硬着頭皮讀完，原來作者是借李首富退休之機，行批判香港衰敗之實。近幾年內地網上網下有不少批評香港落後的声音，當中不乏洞見也有不少偏見，哎！誰叫香港這些年不爭氣呢。這篇《寫在李首富退休...》萬字長文痛批香港樓市畸形，指香港樓價奇高但港人收入普遍不高，所以買不起樓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，但舉例子說「大多數香港人年薪大概也就是25萬左右，扣稅後20萬左右，這兩年跟內地的工資水平相差並不是

從一篇內地網文談起

郭一鳴

很大」，這就錯得離譜。如果年薪25萬要交稅5萬元，即稅率20%，那香港所謂簡單低稅制的美譽從何而來？實際上香港最高薪酬一族的標準稅率才15%，依2018/19年度標準，25萬年薪扣除個人免稅額之後只需交稅5800元，如果財爺高興，說不定還可以退稅七成呢。文中又提到著名食府阿一鮑魚因為捱不起房租不得不關門，事實上阿一鮑魚富臨飯店只是搬到附近的信和廣場。至於文中說香港沒有中產階級，只有佔2%的有錢人和佔98%的「屌絲」，就更加是胡說八道。根據去年統計處數字，香港有一成家庭年收入超過一百萬元。這篇文章明擺是為痛批香港衰敗，正如標題純屬「瞎扯淡」，不值得反駁。我回覆了李會長，才知道他也很反感這篇文章。

可是沒想到翌日又有人轉發上文給我：「喂，這是我讀到的講香港問題最有說服力的一篇，很多人讀了都說好，不過，想聽聽你老兄有何高見。」不是吧，這位仁兄不是

憤青憤中，而是高學歷有車有樓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中產，他的觀點有一定代表性。他說想聽我的高見，我聽起來內心卻有一點點不太舒服，也許文章作者痛批香港已然衰敗並且論證香港必然衰敗，於他和他的朋友們心有戚戚然。這一刻我才明白李會長希望我上網對該文作出點評，是擔心這類文章以訛傳訛積非成是，令內地民衆對香港形成錯誤觀感。

近年香港發生不少問題，遇到不少挑戰，發展勢頭不如內地，在很多方面被其他省市，特別是毗連的深圳趕上甚至超越，樓市漲勢失控，很多香港人覺得很抑鬱很不滿，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在反思，泛政治化和激進的風氣似有消退之勢，務實傳統正在回歸，加上中央大力支持，事實證明香港根基牢固優勢仍在。曾經斷言「香港已死」的西方媒體已經道歉，為何內地作者也來湊熱鬧，而且獲得內地不少網民認同喝彩？這讓我想起大灣區合作問題。在剛剛結



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興未艾 資料圖片

束的全國兩會上，粵港澳大灣區成爲一個熱門話題，不少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關注如何建立統一市場，如何克服「一國兩制」下人流物流資金流方面存在的困難和障礙，如何解決三地不同司法制度的差異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等等。不過，筆者認爲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認真面對、亟待解決，就是如何打通三地人心的隔膜。粵港澳隔鄰且同屬嶺南文化圈，操同一種粵語，溝通起來毋須轉換「頻道」，但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，三地官員和民衆相互了解很不夠，包括對彼此的政治、

法律、教育和稅制、社會福利制度等等了解很不夠，而基於不了解所造成的無形隔膜，對於大灣區合作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比有形的制度和體制障礙，更難在短期內克服。要克服人心的隔膜，首要是加強溝通，增進彼此了解，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應該多了解國情省情，這方面社會大致已有共識，而大灣區各內地城市的民衆也應該增進對港澳社會的了解和認識，這方面似乎未得到足夠的重視。加強溝通交流雖是老生常談，卻不能不談。

老屋

任林舉



鄉愁的胎記

昨夜，又夢到了故鄉的老屋。老屋是中國東北獨有的泥土屋。泥土的牆壁、泥土的屋頂和泥土的地面。如今，房頂的荒草已經盈尺，如一蓬亂髮在秋風裏茫然抖動，陽光如明亮的手指，徒勞地在其間一遍遍穿行，卻總是理不開那鬱結着的凌亂與淒涼。

牆體上，那些雨水或風爬過時留下的印跡，或者說曾被歲月雕鏤的道道溝痕，在鏡光線線的勾勒下，變得更加深重、清晰起來，明暗相間，凹凸不平。想來，那就是老屋臉上的皺紋了。半張半合的門，半張半合的嘴，差不多已經失去了順暢呼吸與發出聲音的能力，更失去了表達某種經歷和情感的能力。

「可是，我就是你的故事和情感啊！難道你不記得了嗎？」望着老屋茫茫然的神情，我幾乎在夢裏喊出聲音。曾經的往事歷歷在目，彷彿一切都在昨天。「那一群快樂但無所忌憚的鄉間少年、經常被直直地說出來或掛在臉上的心事、整天叮嚀不斷嚴厲且溫暖的雙親，還有，簷下那窩飛來又飛去的燕子……」

這時，那座早已無人居住的空房子，突然在我眼前化作了一個蒼蒼老者，神態索然，面無表情。從他毫無

光亮的眼睛裏，我看到蒼蒼茫茫、空無一物的遺忘。老者的面容似陌生又似相識，但一時竟想不起在哪裏見過。接下來的很長時間，我都深陷於一種執著的回憶和猜想之中，一心想確認這老者的身份。

我想到了懸在祭台上的祖先畫像，想到了過世很久的祖父和父親……當想到了我自己的時候，我的心突然一陣緊縮，震驚、委屈和不甘像一記重拳，把我從夢中擊醒。

醒來，我久久對鏡自照。自照，並不是女人的那種心態，審視自己哪裏還需要進一步修飾、打扮或乾脆沉迷於某種孤芳自賞，爲自己的漂亮或「好看」而深深陶醉。我滿心惶恐和驚懼，只是爲了仔細比照一下，我自己的鬢髮、額頭、眼尾、臉頰、嘴角和神情，到底哪裏像那老屋。

突然，有一絲感念像低飛的燕子倏然掠過心頭。

於是，我眼前浮現出各種各樣的房子，新的、舊的、住人的、不住人的、主人在的、暫時不在的、傾頹的、坍塌的、已經失去了蹤影的……而很多人，卻紛紛遊走在房子之外，有人在尋找，有人在等待，有人在趕路，有人在約會，有人，則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居所。

現在，我不再爲房子的新舊而糾結，我只祈禱，在每一個夜晚來臨的時候，每一個行人都能夠回到自己的家中。

大麗花提醒人們「心花放」

荃葵



HK人與事

看一年一度的於港島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花卉展覽，結合到香港社會現況，筆者總有一番感受。

這個以推廣園藝和綠化作爲目標的花卉展覽，每年都有一個特定主題，今年力捧大麗花。大麗花色彩絢麗、花形多姿，花語爲大方、富麗、感激、新鮮、新穎、新意。它以笑臉綻放，美態萬千，「心花放」地迎接到來賞花的各方人士。展覽的頭一天，筆者大清早已在公園大門外排隊等候九時開放進園。

星期五，按理多數人正在上班，來者應不會太多。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，展覽的第一天，帶着長鏡短鏡、腳架等照相用具的拍友、不用上班的公公婆婆、推着嬰兒車的家庭主婦、由老師帶領前來寫生的一批又一批學生、坐輪椅的殘疾人士、內地自由旅客、洋旅客，要幾多有幾多，人可真不少呀。

這些人多是或拍照、或寫生，各

有各忙，個個臉上都沒有愁容，都全神貫注於花卉之上。筆者往看展覽，除了關注展品本身，還留意周圍環境和觀衆，看一下整體現象。這天所見，維園充滿了歡聲笑語。大麗花的特性，由於南方多雨，大麗花花頭容易積水，因此多產於北方，南方要養殖，有一定的困難。大麗花有藥用功能，主要活血散瘀。加上上述說的大麗花花語，筆者不由得想到，在全球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中，本港位列不快樂地區第七位。繁華社會，生活上的種種壓力，令多少港人不怎麼快樂。

快樂不容易獲得，猶如大麗花在南方不容易養殖，然而，不容易並不表示不可能，一旦養殖成功，它所綻放的美艷，並不比北方的遜色。它象徵的大方、富麗氣質，定然能在更多的港人身上找得到。在維園內，筆者彷彿看見大麗花向着觀賞者揮手，一種新穎、新鮮氣象展現眼前。

這是多麼祥和的一幕！維園花展、大麗花，感謝你，也感謝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，借花提醒港人要懂得「心花放」！



▲大麗花美態萬千 作者供圖



往事鉤沉

「孩子孩子你別餓，過了臘八就是年。」唱兒歌，趕年集，迎新年，是我美好的童年記憶。

如今，商業發達，商品超市遍布城鄉。青年人更喜歡網上購物，滑鼠一點，商品到家，瀟灑又方便。可我依然留戀和懷念年少時趕年集的那種興奮與快樂。

我故鄉在沂蒙山區東部，山多嶺多，交通不便。農村大都五天一集，集市像塊磁鐵，把方圓十幾里的人們聚攏在一起，自由買賣和享受屬於鄉村獨有的商品和喜悅。我們公社駐地逢五、逢十是集。一入臘月，地裏沒活了，年味就漸漸濃起來，豐收的喜悅掛在鄉親們臉上，見了面格外客氣、嘯長問短。年底時，崎嶇的山路上人群熙來攘往，饅頭、油條、豬肉、粉條等大包小包的年貨在湧動。小孩子跟在大人的後面，蹦蹦跳跳的趕集、串親戚。

春節快到了，不管貧富都要趕年集置辦年貨。人們會把一年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，花到最後一個年集上。日子緊巴，也得讓全家老少高興起來。在鄉鄰僻壤，趕年集，是孩子們迎新年的頭等大事，多數孩子兜無分文，就是看熱鬧。臘月三十最後一個年集，頭天夜裏又下了一場雪，我和夥伴們還是歡意相約趕年集。臨行前，母親給我套了件又厚又沉的大棉襖，父親從兜裏掏出兩張五角的新錢，順手給了我一張，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。這時在一旁微笑着的母親，用眼狠狠瞪了瞪父親一眼，父親心領神會，又把手裏那五角錢塞給我，然後拍拍我的頭說：「去吧，看放鞭炮，隔遠點哦。」我痛快地答應，拉起小夥伴就一溜煙地跑了。

跑出村口，只見趕集的人很多。雪後的山路被手推車、自行車和腳印踏成一條黑色彎曲的長絲帶，清晰而漫長。甩年貨、購年貨的都着急，生畜的叫聲、車輪聲、笑聲、歌聲、叫喊聲，此起彼落，相映成趣。只記得公社供銷社商店的外街用紅漆刷着「發展經濟，保障供給」八個大紅字，工整厚重，格外顯眼。集市，就在公社居地村西側寬闊的河灘上，河裏結了冰，地上是薄薄的雪，攤位沿道路兩側展開，依次擺滿小樹林，商品琳琅滿目，人們摩肩接踵、熙熙攘攘，非常熱鬧。集市分若干區域：吃，穿，用，樂；乾貨、鮮貨，雞魚肉蛋葷薑蒜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各就各位，井井有序，熱鬧繁華。

趕年集

厲彥林



▲熱鬧的年集，洋溢喜慶氣氛 資料圖片

▼鞭炮市場的手工作製鞭炮品種繁多 資料圖片

鞭炮市場最熱鬧。手工製作的鞭炮品種繁多，編排爲磨盤狀的鞭、圓柱型的雷子、二踢腳，還有竄天鼠、連環炮、花旋風……。男孩眼饞，就纏着大人買。賣鞭炮的爲吸引顧客，乾脆比賽似的劈劈啪啪地試放起來，突然試放的鞭炮意外地把鞭炮攤點燃了，很快殃及了臨近的攤位，鞭炮被炸得四處亂竄，工具都被燒焦，聲音震耳欲聾，攤主心疼得跺腳流淚，孩子們驚嚇之後，默默慶幸自己趕巧觀了景。我走遍了所有鞭炮攤，仔細分辨着品質和價格，盤算比較着買哪種。過夠了眼癢，花三角七錢買了一盤年夜放的鞭，還買了三個一角錢一個、紅紙裏腰的大雷子。小夥伴們搶過來握在手裏欣賞一番，眼裏淨是羨慕。買上全家人過年的響聲，就甯提多高興了。

不同區域的人群，叫賣聲、討價還價聲此起彼伏，臉上都是歡天喜地的勁兒。割肉包年夜餃子是大人們的事。肉攤前，人們挑肥揀瘦，那時肥肉吃香。買了肉大都要掛在提籃外邊，炫耀一番，見了面也就有了話題。時近中午，年集達到了高潮。河灘上用竹席臨時撐起的棚屋，一個挨一個，大勺小勺叮噹響，各色小吃應有盡有，香味撲鼻……

趕年集有規矩：女孩買花，男孩戀炮，婆婆買鞋，老頭購帽。割肉、買菜、買鞭炮，再購對聯和年畫。男孩子只關心鞭炮和牛肉鍋、燒餅攤。女孩子只關心紅絨花、紅頭繩和花布。我母親不捨得花錢，從來不趕集，過年自己什麼新東西也不添。下午快散集的時候，我找到絨花攤。紅絨花是一種純手工製品，花蕊、花瓣、花葉活靈活現，粗大的麥草捆上插滿密密麻麻的絨花，在風中顫動，疲倦地招引着客戶。



「大爺，我買六朵絨花，三根紅頭繩！」我底氣十足地說。

「不還價，兩毛！」賣花的大爺順手幫我插在一截高粱秸上，像是開滿絨花的樹枝。

望着遠處手拿風車紙花的女孩，心中盤算着如何把絨花分給妹妹和操勞忙碌的母親。這新年禮物雖小，但很珍貴，包含溫暖的年味和對親人美好的祝福。我撫摸着棉襖裏的鞭炮，舉着插着絨花的那截高粱秸，蹦蹦跳跳地回家。等望着老家屋頂的那縷炊煙，才想起沒吃午飯、肚子咕咕地叫了。正在拽着針線納過年棉鞋的母親，從鍋裏給我端來預留着的熱乎乎的飯，用力搓搓我被凍紅的耳朵和手，還心疼地埋怨我回來晚了、餓壞了……

年集是一幅凝聚着熱烈繁榮與嚮往憧憬的鄉俗年畫，又是生活變化、社會進步的縮影。

不知不覺年集已遠離我們，百姓富足闊氣了，年味卻越來越淡啦。我心中依然湧動對年集的美好記憶和對團聚的渴望。聽着劈裏啪啦的鞭炮聲，我彷彿回到少年時代，身穿新棉衣，手捧父母的呵護與微笑，跑進新年每一縷陽光裏……

不去機場的掛念

延靜



人生在線

女兒每次回多倫多，年老的媽媽都要去機場送行，哪怕只在機場大廳前擁抱分手。但這次女兒走，提前幾天她就和媽媽說，您年紀大了，機場又很遠，從這次起，我回多倫多，您不要去機場了，就在樓前分手。媽媽點了點頭，但她心裏還是很猶疑。

這些年，媽媽和女兒已經多次分別。近十幾年來，她和老伴先後四次去多倫多看女兒一家。每次到達，女兒都去機場接她，久別重逢，心情愉悅自不待言。但住兩三個月後回北京，媽媽和女兒的分別，心裏的痛楚卻讓人難以承受。在多倫多機場，女兒挽着媽媽的手臂，心裏有很多話要說，但又感到局促，一時又

不知如何說好。最後時刻，女兒含着淚說：「媽媽，您多保重，我會回去看您！」說罷擁抱媽媽，眼淚止不住流下。

在北京也一樣，過去十幾年，女兒每次回來，媽媽都到機場迎接，走的時候去機場送行。但現在，媽媽已進入耄耋之年，機場又那麼遠，去一趟談何容易。這次女兒回來，她只讓老伴一人去接，她在家裏焦急地等待。女兒在家呆了一個月，就要回多倫多了，她和老伴商量，我們老了，都八十幾了，是不是從這次起，我們就不去機場送行了。老伴開始猶疑，但考慮再三，最後還是同意了她的意見。

臨行那天，女兒與媽媽在樓前告別後去了機場，但媽媽心裏不踏實，無言的焦慮掛在臉上。已經囑咐女兒到機場後來個信，但她知道，女兒的手機是多倫多制式，在國內不能使用

。她又期盼女兒發微信來，但她也知道，如果女兒到機場一時上不了網，微信是發不過來的。女兒走後兩個多小時，媽媽不時看鐘，心裏盤算着什麼。終於女兒發來微信，告訴媽媽：「一切順利，就要登機了。您要好好保重。到達多倫多，我會馬上發微信來。」這時，媽媽才舒了一口氣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。

第二天清晨，媽媽醒來，第一件事就是讓老伴看微信，有沒有女兒到達的消息。「還沒有。」老伴看後回答。媽媽心裏算計着，十幾個小時該到了，遂催老伴：「趕快發微信問問。」片刻後，那邊外孫女發來微信：「媽媽乘的飛機已經安全落地，我們正在路上，馬上到達機場。」

這時，媽媽才長出了一口氣，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。